

誠齋雜記
劇談錄



誠齋襍記叙



余家藏誠齋襍記事甚奇目所未見者什九第
不著集者姓名近覽狐穴餘編有會稽林太史載
卿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爲入道之要訣故額
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
鬱鬱不自得迺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
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襍記其一也祇以其
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

言齊言
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况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
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于才而薄于位不得已
而逃于是與魏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爲序太史諱
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撰

誠齋襍記卷上

元 林坤

輯



蕭仙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
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
圍遮繞如奕碁謂之裙幄

禹治水過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
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

去至嵩山下化爲石方孕啓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置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蛟龍捧轡而機不發蔡州丁氏女精于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

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游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令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連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阮蘭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

阮方園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

黃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員手于灘下出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姪闖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

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實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言齊雜言
三
漢古略
韋洵美寵姬爲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也

煬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絀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真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
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曇捨宅爲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
術常一見婦人卽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
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劔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皆爲美麗女子無
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
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
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爲鬼所憑自稱爲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
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
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
宮禁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
其妻告之妻擲錦袜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不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

官爲碧落侍郎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鳥啣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闐闐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荅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

往觀覩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
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
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
大松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
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
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
機謫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爲夫
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姝姝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

俗呼爲焦磯娘娘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
紗帷聽之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
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
矣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
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死合葬塚上生梓樹同根

謝齊禮記
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于上孫權
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
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
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
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
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
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

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
詩人

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
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
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

游女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
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
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
金但臂痛耳

遼東人以白頭豕爲奇異獻之天子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
視其困厄分所有以

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
疋以爲常註曰堪嘗云

以妻子託朱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
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
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
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
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
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
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醜面玉

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
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冶詩諷
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
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冶結爲夫婦焉後嫁
子冶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冶仕至蘭陵太守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
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
我則再蘸三年而黃芝生于闌上遂嫁爲李嵩繼

室尹氏幼好學清辨有志節以再蘸之故三年不
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嵩之創業也謀謨經畧贊
毗居多事與吳淑姬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
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
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子
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
羹無水王以劔擊石出水

南越王尉陀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
暹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
可戰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
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
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
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
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
寐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卽
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
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資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
識之功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

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
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
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曰此是國君也王悅
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云能典鑰人不敢竊發又
云置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汗其衣此
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

哀事真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
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
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
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
事何異乎

顧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于
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

詩齊後詩
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
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天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
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
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
葉也以自蔽人不知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幃

鄆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
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
飛上

元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

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
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
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
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
雕梁張悚然而出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允勝誌公與白鶴道人
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

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
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
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
所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花花生一女
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爲妃
子

陳詵餞別妓江柳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
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
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
安是庶人不樂宋王

天玉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

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
抱重延頸而歌

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
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
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
來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
年十七遂爲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

詩經補註
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爲匣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任東齊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旣至論王道之略

當時之務大帝歛容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待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穆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櫝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櫝柳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

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
一斛以進之

王彥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
一女坐于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
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薯蓣子三枚大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言本爲君
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

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雜記卷下

偽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

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出至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

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旣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爲夫

婦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爲害

韓信約陳豨從中起乃作紙寫放之以量未央宮

遠近欲穿地入宮中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

弓腰

彭城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捷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

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

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

携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有士

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
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
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
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
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
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
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
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

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時柳婕妤好適趙氏性巧使雕弓鏤板爲襪
花打爲夾襖初獻皇后一疋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採荷
調以刺何敬容敬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
時爲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
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

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
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
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

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
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畫裙若曰纖纖玉笋
似此時已纏足矣

響屨廊以榿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

故名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蕭堂前作茶縻架每春禘位

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
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
年不得御陳主當御沈后處暫入卽還謂后曰留
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后荅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
我若爲留

賈知微 會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

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縞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

太真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婉羅勃遂臨淄有馬明生字君寶少爲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

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有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旣去而臨軒指吏曰問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

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
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
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
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
來投草囊于爐前取梳欹臥看張氏梳頭公怒甚
未決猶自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

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
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
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
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
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
更無言

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

不暇食但吟詩曰候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

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

紅綃第二段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則出兵

利孔明襍以羊豕之肉以麵包之以像人頭此為

饅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

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憂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

中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

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解釋遠近必能

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

不早言而自苦耶

紅綃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

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

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

携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

青衣遂負而踰十畝垣曰太歌妓院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
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
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躍下
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
之謀姬深感之召入以金甌酌之以酒

紅綃第四

紅綃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侍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
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瓜牙既有神術何妨爲
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
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
事耳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出入再三遂
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

紅綃第五

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

仕至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
技還作老嫗

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傍自見美人素
妝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
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既白起視
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弟某郎人蔡生同舉
進士才蔡生次以女弟適之蔡以有某氏力辭

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

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啓焉曰妾與郎君

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

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

亦相拊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

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

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
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
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
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
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
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
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
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幼
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
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
吾去矣纔去女郎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
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
伺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臺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
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

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抱之其母烏語謂背
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
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
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
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
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

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溫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
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子瞻諷
詠則徘徊窗外子瞻覺而推窓則超超踰垣而去
子瞻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子瞻曰吾當呼玉
郎與子爲媼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

詩齋雜言
故子瞻思念之爲作卜筮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不肯栖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知凸子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盡屏前妹卽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鬚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

絕倒

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綽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

弔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沈仲仕齊爲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歛照窓風起漸覺霜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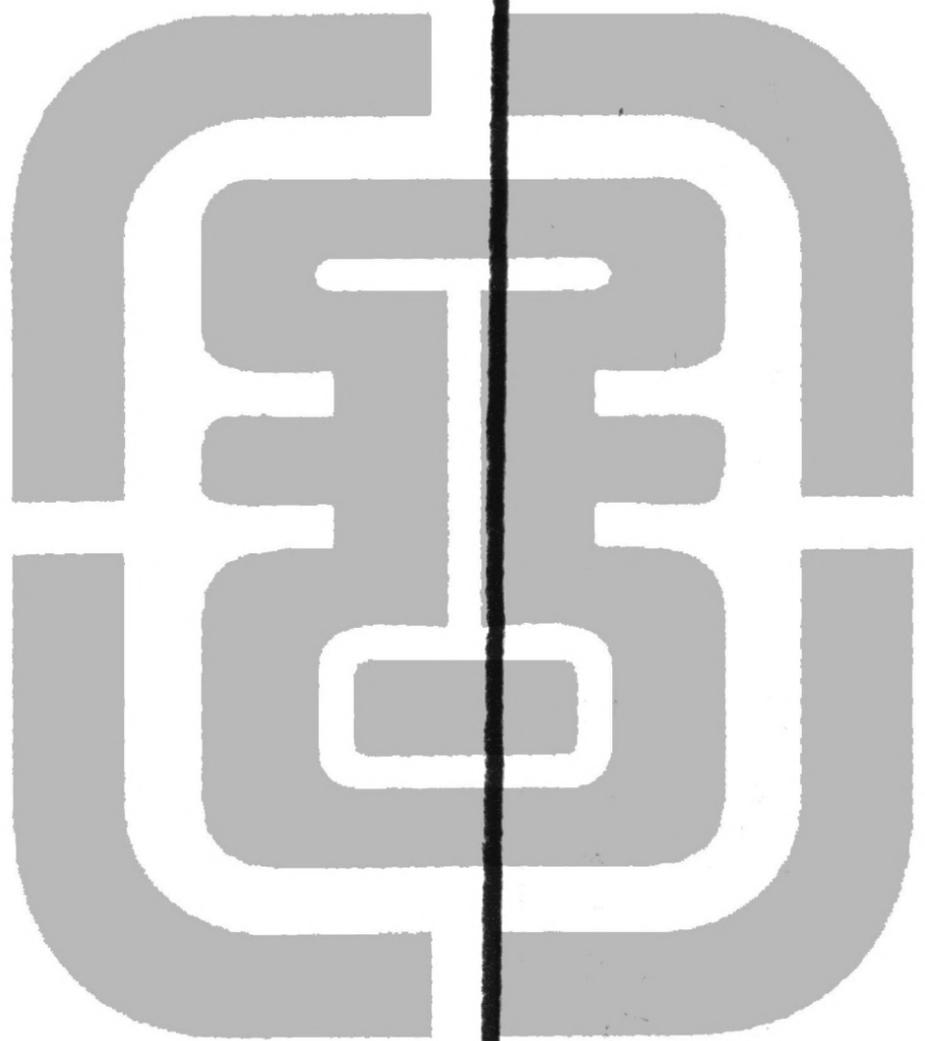
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
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
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
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
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又如錢
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
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
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

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
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閨中
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
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
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
幾毀文不可辯惟首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其衆
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

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余初從書目見誠為雜記誤謂伊洛淵源之類貯之宋儒道學簞中未嘗寓目偶披伊唐夫瑋環記援引鳳皇臺唱和及吳淞姬張子治合簪二則注云出誠為雜記因收覽而閱之凡一卷所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亦喜絕無奇腐字頗似太平廣記又不墮于溢襲近誕真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者

按周達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得文凡十一種似未窺其全耳湖南毛晉後



三

卷

目

一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焚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續坤蹶馬

龍待詔相笏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鄩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彭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藥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傳乘舟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顓臬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劇談錄目錄

劇談錄卷上

宋池州康駢述

明海虞毛晉訂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濇俗富有
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今狐相國自
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
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

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凡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旣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

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尙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

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拊舞而稱曰先臣父
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
以探其壺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
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
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
曰曩者仰滯符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
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其夜漏將半
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

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
郊壇廻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
天材業奉訐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
闥昨夜星辰廻劔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
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
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
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

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肇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

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

侍郎凝之叔也

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

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牕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耶願以驅策邇來凡有吉凶先兆盼蠻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

俄而自歸內見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緋袍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幹事者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策歌者置於淨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戒口專伺之曉鼓一動

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臺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鴻鵠立

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已因
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鷓鴣宴未終俄有
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泚邊藩
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
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
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

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右縱之誠恐不
能禦及其尙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
陣而出于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
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
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
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城等誓輸忠節志殄妖
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焚逆黨冰
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

而進火烈颺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屺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尅復京國二公勲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八部節制忠烈榮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賞綃壹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甚衆造謁多不見之間李在門親自迎接

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旣而問謂曰他日建立勲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當以性命爲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貶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旣尅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鵬碑也

本居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

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

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

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絲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

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馮鉞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

符同

李鄴侯救竇庭芝

竇應年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

胡盧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卽未在大夕所期亦甚不遠旣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淡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

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眙而退俄有人出來去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旣出降階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去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爲託鄴侯

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廣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變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去卿以爲寧王懿親乎

庭芝姊爲寧王妃

以此論之猶不可然

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益指

於朕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

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

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蹶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

坤官為都水使者

頗得秦和

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古者善醫道多矣迹其前事不過視徹膏肓心解分劑未聞乎評診脉候見於著龜之能也適

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眾醫無不療之不瘳昇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

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

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

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

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

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

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

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

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

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縑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去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去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藉莘野築傳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于駢馬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屈

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清縣

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白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旣去問之曰所見何如

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
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
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
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
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者
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尙空
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
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

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
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
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
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
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
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

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殯
 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
 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輓以殉遂窆
 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
 以為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
 因清唱詠謠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
 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編昨因齏出得馬蹄金一

瓮

注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嶽見金又有白麟麟
 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

馬蹄之狀其
 後民間效之

里民送於縣署泐牒將至府庭宰邑

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
 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
 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
 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
 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

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旣而詘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

判官親懿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卽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鏐寫與塊形相等旣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昇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卽路

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
清雪汧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
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
坊有麟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頽毀咸通中畢
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間得巨瓮皆貯白金理材者
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
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而歸明日開之

堅土削成銀鋌所說與此正同

郭鄩見竊鬼

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
委困方甚盼蠻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獾衣以青衣
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
鄩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
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爲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
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

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
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旣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
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
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鄴復問
云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
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鄴旣
興盥漱便覺恚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
相接未幾寢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

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
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
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侷猗頓然
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
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
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
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
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卽安品子善歌是

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怙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一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

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旣而延英便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若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爲

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
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
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
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
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語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
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動輒不畏強禦屬州境亢旱

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斲枯竭禱於
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暘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并
土女巫巫少攻符術多行馱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
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
師爲號旣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爲僉言曰若
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
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毗庶焦灼若非天
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

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爲
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磬
折於堦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
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
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
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
爲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
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霑霑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此來更乞至心
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
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
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誠左右曰
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汝
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伺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肴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
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

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
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吏悉
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
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爍
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
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
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
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
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深加嘆異與監軍發奏上
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爲絳隰
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勅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
癘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
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
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
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
 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
 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
 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
 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
 遽令却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
 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

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
 禮爲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
 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
 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
 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
 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

曹景宗於御座探韻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
 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
 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
 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
 時文人

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覩茲盛事豈得無言
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
未有餘王氏柱天勲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
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
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
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
間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
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
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至有道士殷
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
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
土惟在保守勲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
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
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

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卽不在此時
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
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
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
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
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
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清途亦至榮顯
旣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

氣韻高邈若以緘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
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逐學道卽三十年內白日昇
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
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
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
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
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
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

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
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
之所存益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
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
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
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

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
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
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
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
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所禱
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歛然而
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
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

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
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取犯者

田彭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
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
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在

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
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
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
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
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
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弘曾與
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
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少常御手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

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卽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彪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怛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

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旣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殿前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

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闈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闈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

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闈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賀拔基員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闈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基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

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
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基回車遂
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闈者具陳
賀拔基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
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
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
遂闕祇接旣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
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所以激勸

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
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
鎮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僭
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
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
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旣而得於
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茸裘繫寶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旣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十
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馳馬輜重不可

浼薄不旬月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
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
鎮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僭
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
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
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旣而得於
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茸裘繫寶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劔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旣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十
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

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郡界內在
匈奴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
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
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
野嘶風馬遽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
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
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欵皇風指揮獵武
皆神筭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

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象緯鮮
 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
 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
 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
 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辯遠方戎壘盡投戈煙
 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
 連史觀俗阜與時和

劇談錄卷下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
 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倜儻瑰瑋累居藩翰富於
 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
 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
 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為名及期而
 往廳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

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
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妾
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
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
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
靡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
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
徙居長興其宅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

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
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
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
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
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
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
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
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白端溪窠方

廣談錄 二
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
軸或將甲第爲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
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
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
累年再昇鼎鼐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
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
偉歟其有冒官爵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

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
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
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
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
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
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

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憩息於清涼之所既而延於
 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
 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
 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
 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
 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漁扈其初以為鱗介之屬曾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煖金帶碎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為惡溪沉溺使崑崙沒水求之在鰐魚穴不能取平泉

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
 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
 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
 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
 東南隅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
 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
 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
 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卽玄宗朝將作監康晉舊
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
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
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
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
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

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
土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
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
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
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
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
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
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

遮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
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栢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
娑幾及千朶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
心日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
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
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
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
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
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
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而笑旣
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昇而去取花者
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
預有相告益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
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輶衆

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
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
曰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微動
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
先請供奉拳某一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
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
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
不微動旣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

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
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
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
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
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
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

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媪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毋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爲酬贈項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

他異逆旅後園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驪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卽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

唐詩錄 八
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藥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中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

戶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藥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

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藥笑
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
覩薜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
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
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
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
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藥瓊絲滿院春羽衣輕
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

醉吟詩云羸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
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
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
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
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
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

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
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
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君子
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
者覽書憑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
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濞得鯉魚一頭長可五

尺鱗鬣金色日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
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
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解宇頗甚嚴
肅旣入門見廳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
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
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著於
繡衣案上更引韋生寧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
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兩龍也若潜伏於

江海湫涓雖人所食卽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爲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讒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卽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尙冀得寬刑辟

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兩龍事閔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

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

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

舊傳
夔州

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
詳道樞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恣
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諄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
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
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

往李因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
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
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
白狸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爲難事
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
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
不下筋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
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殮茶食藥李莫

究其由以失餽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
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
李史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
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
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
餅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
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食僧撫掌大笑
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

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
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
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
食腹囂旣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
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覩無復
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
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

堂將往勅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

初王仙芝敗

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議者以為高令公奔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擁眾北來浮舟遂逼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

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淮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觀蜂蟻強眾亦不敢進卷旆遙征或於中路遲留藩屏既無捍禦廟堂復失機 時李相鎮蒲謀盜遍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

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念

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

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

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

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眾議且欲從權俟兵集

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歛然而

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蹙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
達于明旦口喑尙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
欵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
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
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
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旣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
施設侔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
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

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
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
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
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
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
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
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
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旣而神

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
 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
 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
 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
 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眾
 棄開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收
 剋直至高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俄而
 作何計唯趙張王潘聞之已為奔軼之備也
 蒲閔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
 響附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眾摧鋒篤戰累剋兇

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
 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
 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
 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
 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
 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
杜工部題詩云
 配極玄都闕憑

高禁籟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
 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
 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
 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琴
 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甃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

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

雉尾在東廡觀音院

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
 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

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栱料
 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

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
 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
 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
 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
 詩云夕照紗牕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
 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

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卮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傳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旣盡四遠復無居人

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關居此逾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

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藕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鑄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卽取鑄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啜其半已極豐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

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
 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
 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
 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
 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嘯岫居
 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
 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
 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

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
 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
 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
 無食也

韋顙梟鳴

大中年韋顙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
 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殷輟居
 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

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勝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

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豆盧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

寇大如鷄卵

時五月二十三日

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

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銜杯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日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庭劣服飾或

青或素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堦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褥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惓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
趙歸真探賸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
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鸞驂鶴馭
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
採取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
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
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况
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

明曰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
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空然而湧出與入用之
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
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
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
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
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
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

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
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
長奉語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
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
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
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藥穠艷月餘方謝
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
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

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
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齋財寶訪道
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
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
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
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
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
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

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囊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爲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之藥每丸可益筭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騭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輕授凡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爲助爾

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歿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老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

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
 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
 財物分其半以荅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
 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
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
 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
 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

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
 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
 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
 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中書令張九齡每
因奏對未嘗不諫

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主夷甫識
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

因上馬遂索長

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
 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
 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

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
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
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
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
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遜之
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
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
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

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
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
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旣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
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
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娥
眉猶在彎彎駢以爲竇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
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

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逮焉
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
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
綠壘君王馬前鑿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
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
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形墀釳砌

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
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
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
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會長仰觀玉座若
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
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
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
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飭廉謹

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稼穡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寇犯神州鑿輅播越况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觀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墜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卽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

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疊疊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各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各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

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卽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廻謂樞近曰喏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

真身相傳云是

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滅度貯於金棺銀椁積旃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剛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煨燼未詳此骨從何

而有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

京城

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京日上與諸王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

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龍鳳象馬之形紙竹

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

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

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

身以寶輦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獸代密

使送於鳳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甃壘

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

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眾及宮

車晏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圻

有好事者密詢放光

之由云以大雲母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

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

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謚爲普照大師信者咸爲出涕劉都尉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爲弟子出城之日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理時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那跋摩居金

陵祗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縱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己苦躬行善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鍾律定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衆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弘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真所開

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積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費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

禰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
 軼軻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
 句有聞疊疊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
 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鄭瀆
 何洵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
 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
 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

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
 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人冢括弄小說雖多未大之趨將殺陸
 之得使多一才鞅學以清書之暇忠日乃
 所記錄積久集編李文鏡劉寔名尤鏡
 身時至咸通以迄乾寧其百韻子星新
 子目况三輔曲江士庶都冶景物為之點
 次子之俱堪探檢如原校古能言之後唐字

古人讀漢書至留侯遇高帝於下邳便
 浮一大白想此時安酒樽已空了價不意
 倍蓰矣湖南毛子學後

